

# 網絡文學的繁榮 與當代中國的文化生產

■ 鄭崇選

上海社科院文學所

經過將近二十年的發展，網絡文學的存在已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發展中獨有的中國特色，其影響之大之深不僅表現在眾多文化產品中的網絡文學因素，同時，更為深遠的是將對未來若干年的文化生產面貌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很多評論者將網絡文學與美國好萊塢、日本動漫、韓國電視劇並稱當代世界四大文化現象。中國網絡文學

的海外傳播異軍突起，以Wuxiaworld、Gravity Tale為代表的翻譯網站引爆了中國網絡小說在英語世界的閱讀熱潮，月活躍讀者數在四百萬左右，

日來訪量在四十萬左右。這些讀者來自全球一百多個國家，其中北美讀者占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

網絡文學的空前繁榮不僅對廣大受眾的文化消費結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同時也重構了當代中國文學的生產結構。在信息社會走向深廣發展階段的今天，以網絡為主的新媒介對各類文化生產場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話語頻道的改組與重組。由於網絡文學的強力介入，當代中國文化生產也發生了新一輪的重大轉型與變革，

一個全新的文化生產場域正在形成。

## 一、網絡文學的主要發展階段

### （一）萌芽期：概念形成—初步發展—轉型調整

這個階段一般可以界定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到二〇〇二年左右，對於網絡文學

的最初印象，最初的起源一般都算在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九日蔡智恆（網名痞子蔡）的小說《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在臺灣成功大學BBS的發布，隨後被轉載到了大陸各大BBS，並在中國大陸第一次引起關於網絡文學的轟動。這個階段的網絡文學為找不到發表渠道的文學青年

**摘要：**網絡文學的繁榮發展是當代中國文化生產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也將深刻影響未來中國文化生產和消費的主要特徵。本文首先對網絡文學的發展歷程進行了簡單的梳理，在此基礎上，較為全面地分析了網絡文學對文化生產帶來的深刻影響，進而從新媒介文藝批評的角度，提出了網絡文學經典化發展的困境及契機。

**關鍵詞：**網絡文學，當代中國，文化生產

提供多樣的發表平台，並形成志趣相投的交流圈，交流和互動的需求從網絡文學的萌芽就開始成為其最為主要的一個特點，也是與純文學生產模式形成明顯區別的獨特屬性。這個階段誕生了李尋歡、寧財神、安妮寶貝等網絡著名作家，時至今日，雖然這些作家已大多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網絡作家身份，但從受眾的閱讀體驗來看，這些作家成為借網絡成名的典型代表。這個時期的網絡文學與當前的網絡文學形態

在信息社會走向深廣發展階段的今天，以網絡為主的新媒介對各類文化生產場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話語頻道的改組與重組。由於網絡文學的強力介入，當代中國文化生產也發生了新一輪的重大轉型與變革，一個全新的文化生產場域正在形成。

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很多作品依舊是按照純文學的標準來創作的。

### （二）發展期：無序生長—規範管理—基本定型

網絡文學的概念誕生之後，很多網站一擁而上，都建立了自己的bbs，吸引有志於創作的年輕人，但是也帶來網絡文學的發展的亂象，如盜版色情泛濫、情節複製灌水等等，從二〇〇一年左右開始，很多網站開始倒閉，政府的管理力度加大，很多風險投資開始撤離。但是與此同時，網絡文學的規範化發展之路也正式開啟，二〇〇三年，起點中文網實行VIP付費閱讀制度，一般來說，一部小說的前十萬字免費閱讀，後面的章節實行收費閱讀，讀者閱讀一千字收費二分錢，這一制度成為網絡文學繁榮發展及吸引中國寫手參與的內生動力，網絡文學逐漸從「文青」文學走向商業化類型文學，這一走向代表了中國本土的原創網絡文學網站在經營方式上調整變化的脈絡。此後，網絡文學也逐漸商業化、通俗化，網絡長篇小說成為網絡文學的主要形式，出現了玄幻、都市、職場、青春、懸疑、盜墓、穿越、耽美等通俗類型網絡文學的興盛。網絡文學的產業化發展成為推動網絡文學規模發展的最大動力。

### （三）繁榮期：國家政策—資本介入—兼並整合

網絡文學所吸引的巨量的受眾，以及產業化所帶來的巨大的市場，讓中國網絡文學在世界範圍內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大型商業資本開始介入網絡文學的生產，以二〇〇八年盛大文學的成立為標志，網絡文學的兼並整合的速度加快，直至二〇一五年一月騰訊文學收購盛大文學，成立閱文集團，網絡文學發展開始走向大型資本主導的模式，阿里、百度、中國電信都先後進入網絡文學的產業發展中。與此同時，國家政策層面也開始關注網絡文學對於文化強國的重要性，先後頒佈實施《關於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關

於推動網絡文學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關於加強網絡文學作品版權管理的通知》等等重要的國家文化政策，為網絡文學的可持續繁榮發展提供了堅實的頂層設計保障。

## 二、網絡文學對中國文化生產帶來的巨大影響

### （一）當代中國的大眾文化生產正在進入到「網絡文學+」的時代

圍繞「網絡文學」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生產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國家、市場、社會都參與進來，由網絡文學所形成的「IP」成為整個文化產業鏈的起點，在IP經濟的模式下，通過影視改編，網絡文學的影響力由此將被進一步放大，這些經由九十後、〇〇後為主要群體的網絡文學讀者篩選出來的東西將成為整個社會的娛樂產品，比如《花千骨》、《琅琊榜》、《尋龍訣》、《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等。一部網絡文學作品不再只是文學，它可以是任何形態：書、電影、電視劇、遊戲、衍生品、跨界合作、流行詞、偶像和粉絲等等。據清華大學課題組發布的《二〇一六年中國IP產業報告》，中國排名影響力前一百位的超級IP，網絡小說就占了六十一部，這意味著，無論你讀不讀網絡小說，將來你看的電影、電視劇、聽的歌曲、玩的遊戲，都可能與網絡小說有很直接的關係，未來的中國大眾文化生產的整體面貌將由網絡文學的生產來決定。

### （二）文學生產的結構要素發生了重大的轉型

隨著網絡文學在文學生產場域中的崛起，文學生產結構的構成要素發生了重大變化，其構成更為多元和豐富，主要有作者、傳播者（由紙質媒體變為網絡媒體）、受眾（網絡文學的受眾稱為粉絲）、批評者、資本等。傳播者從紙質媒體到網

**傳**播者從紙質媒體到網絡媒體的變革，極大地刺激了文學創作的積極性，網絡媒體不再承擔構建文學標準的重大功能，而只是一個上傳和發表的平台，其重要性與傳統文學格局中的文學期刊不能同日而語。

絡媒體的變革，極大地刺激了文學創作的積極性，網絡媒體不再承擔構建文學標準的重大功能，而只是一個上傳和發表的平台，其重要性與傳統文學格局中的文學期刊不能同日而語。在新的文學生產結構中，作者與讀者的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原有的主客體的單向輸送變為雙向的互動關係，讀者到粉絲的轉變，意味著受眾在創作過程中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作者會充分考慮受眾的意見，甚至會根據受眾的具體建議改變文本的走向與人物的命運，某種程度上來說，網絡文學文本的真正作者是由某位網絡作家和閱讀這部作品的廣大粉絲共同構成，用戶創造內容成為網絡文學的核心所在。

### （三）類型小說的成熟滿足了各類受眾的文化細分需求

文學的「類型意識」在新媒介寫作者那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明確，他們從創作

一開始就很清楚地知道要為哪一類受眾服務，從事哪個類型的創作。新的文學生產機制自覺服膺消費文化的邏輯：消費市場是根據消費終端的需求來設計各種消費服務的，消費終端的要求最終會影響到生產的起點，大眾需要更為明確、簡單、快捷、平面化的標識來指導他們選擇文化產品。目前的網絡文學都以類

型文學為主要劃分原則，隨意打開一個文學網站就可以看到分類明確的文學產品，諸如玄幻、仙俠、耽美、穿越、盜墓、後宮、同人等等，類型文學為文學消費者提供了超市化的服務，滿足了非常個性化的文學需求，極大地促進了文學出版市場的繁榮。網絡文學類型化現象也是理解和解析通俗文學時代精神和階段性特徵的重要切入點。網絡文學特別是網絡小說的類型區分不僅折射出文學發展過程中受外部因素影響而最終形成的自組織化樣態，而且也反映了文學主體的認知範疇和思維架構。

### （四）對青少年的文化心理及情感結構產生內在的深刻影響

CNNIC報告指出，二十九歲以下網絡用戶占總網絡用戶的比例則是百分之五十二點五。相比之下，網絡文學公司掌閱在兩個月前發布的報告稱，其九十後和〇〇後佔到其總用戶的比例達到百分之七十四。而在作者中，這兩個群體的比例甚至高達百分之九十二。隨著網絡文學的廣泛傳播，其通俗化的內容和多樣化的表達形式深受青少年喜愛。網絡文學逐漸成為青少年的重要談資，不僅影響到他們的語言表達，也參與和強化了他們的人際交往。另外，網絡文學的價值觀趨向影響著青少年的人格塑造和自我認同，由於青少年青春期的叛逆性心理特點，他們更易於接受與主流價值觀不同的觀點。網絡文學的多元價值取向，一方面會對學校和家庭這樣傳統的社會化主體權威帶來挑戰，一些網絡文學作品渲染的叢林法則、勾心鬥角的權力鬥爭、比較落後的性別觀念，帶來很多負面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有助於青少年們形成獨立意識和創新思維，尤其是一些富有人文底蘊和時代精神的作品也可以成為教化青少年的重要工具。

### （五）推動了中國文化形象的建構和文化影響的提升

網絡小說的流行無形中推動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在現下流行的網絡文學代表性作品集中在玄幻、歷史等題材，其中暗含了許多古典文學、傳統文學的影子。與此同時，網絡小說也是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是網絡作家將作品與現代元素的新嘗試」。通過網絡語言與網絡形象的重新表達，網絡文學使得中華傳統文化在國內外得到了更好地推廣，在網絡文學文本中，我可以看到儒釋道文化的形象闡釋，以及家國情義的微言大義，凸顯了網絡文學對於重塑中華文化和審美主體性的努力。網文世界正呈現出作者與讀者共同成長、建設想像共同體、再

網絡小說的流行無形中推動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在現下流行的網絡文學代表性作品集中在玄幻、歷史等題材，其中暗含了許多古典文學、傳統文學的影子。與此同時，網絡小說也是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造中華價值系統、確立國家民族認同的趨勢。無論歷史文、幻想文還是軍事文、都市文，都有「我是中國人，我在世界中如何建立自己及其身份」的表達。像《琅琊榜》的家國情懷、人間大義，二〇一六年完結的《將夜》和《雪中悍刀行》兩部小說，就是構建並傳播中華精神認同的佳作。大量的古代神話、詩詞歌賦、諸子百家、典章名物、閒情雅玩等中華審美元素借由網絡小說這個載體被「另類喚醒」。蔣勝男的《半月傳》也從宮鬥模式自我進化為女性的成長歷史模式。這些深受海內外粉絲關注的網絡小說，對於中國文化主體性的確立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 三、文藝批評與網絡文學經典化

新媒介具有的去集中化和交互性特徵，以及對社會關係的重新劃分，是實現其作為人的延伸存在的重要前提。在肯定本土新媒介文學活動價值的前提下，借鏡新媒介理論指導中國的文學實踐，不僅有助於服務中國的文學批評，而且對構建中國新媒介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也有所裨益<sup>11</sup>。

數字媒介區別於大眾媒介的根本性特點在於交互性，機械的傳播—接受模式逐漸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標準化交互界面所填充和取代。或許現代人作為「單向度的人」的存在方式這一事實並未發生改變，但無所不在的交互界面允許和鼓勵人們透過虛擬空間形成雙向的表達。以文學網站為例，網站基於作者更新頻次、用戶交互評分等形成的數據排行榜和推薦內容，無疑會拉動和刺激作者拉長戰線、持久上線以爭取讀者，讀者則可以通過投票、打賞、評論等手段激勵作者和催更。交互界面無疑助推了受眾驅動型文學生產和消費的趨勢，其累積的海量數據也成為此後技術分析的對象。新媒介文藝批評首先需要將交互界面納入考量，聚焦媒介的

交互性對文學生產和傳播產生的結構性影響。

其次，印刷出版時代的文學批評，需要相對專業化、精細化的作業，與書面傳播時代知識畛域嚴明、學科道術割裂的整體文化邏輯相一致。數字媒介的網絡文學批評，則呈現出非集中化的傾向，以個體為單位的創作者和以個體為單位的消費者進行點對點的直聯對接。已有的新媒介文藝批評實踐同樣簡省了中間環節，建立在個體與個體合作的基礎上，從而能夠最大限度地激發個體的創造力。面對專業性缺失和烏合之眾狂歡的質疑，或許仍然需要些許時間的平復和微薄的信心，對網絡文學的廣大受眾具有的可塑性和成長性抱有信心，相信後者通過閱讀一定量的網絡文學作品，有能力分辨、識別和篩選出優秀的文學作品。新媒介文藝批評當以更為開放和包容的姿態接受非專業化、去精英化的大眾批評活動，營造出眾聲喧嘩、多元活力的批評氛圍。

同時，由於信息的獲取和傳播成為權力形式的一部分，數字媒介重新界定了社會關係，改變了原有的批評權力格局。有學人呼籲建立集創作、管理、經營、閱讀、評論為一體的網絡文學批評「共同體」<sup>12</sup>，已經認識到數字媒介視域下社群融合的趨勢。互聯網技術不僅消弭了內容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距離，也消弭了專業把關人和業餘愛好者之間的界限。文學網站及其衍生架構經歷了從內容媒體向社交媒體的轉換，甚或有向場景媒體流變的趨勢。針對這一變化，新媒介文藝批評有必要在尊重批評權力均等化的基礎上，重新考慮評價渠道的權重設計，平衡好不同社群或不同立場的理性經驗。

從媒介即人的延伸這一命題出發，媒介技術的革新同時也意味著人的感知維度的豐富。麥克盧漢曾經明確斷言：計算

交互界面無疑助推了受眾驅動型文學生產和消費的趨勢，其累積的海量數據也成為此後技術分析的對象。新媒介文藝批評首先需要將交互界面納入考量，聚焦媒介的交互性對文學生產和傳播產生的結構性影響。

機是人類中樞神經系統的延伸<sup>[1]</sup>。在信息過載的時代，完全依靠人腦或人力完成信息交換或存儲的活動多少顯得力不從心，「通訊和計算技術放大人們合作和集體行動的才能時，聰明的烏合之眾就應運而生」<sup>[4]</sup>。通過技術手段和近乎無意識的集體合作解決個人的問題，才能避免迷失在碎片化信息之中。人工智能業已廣泛浸潤到各行各業，寫作程序的出現尤其動搖了人們堅守文學是心靈藝術的觀念。這也是新媒介技術的人格化或是「有思想的技術」等理念生發的前景。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數字媒介技術並不同於扁平化的客觀呈現，其中仍然潛藏著資本運作的權力結構：「這種權力結構不僅能夠形塑用戶的行為，同時還能創造出一種交互性的印象」<sup>[5]</sup>。透過大數據和交互界面，技術之外的因素在起作用：文學網站排行榜的客觀性屢屢受到大

眾讀者的質疑；業已成名的寫手通過對作品數據的累積，能夠迅速獲取更高人氣，在榜單上佔據更靠前的位置或停留更長的時間；與網站簽約的作品能夠獲得更多的曝光率和推薦機會等等。當百科全書為維基百科所取代，與近代「印刷資本主義」形成對照的是當下的「數字資本主義」。

數字媒介仍然受制於資本逐利的基本邏輯，其使用的運算法則往往無法體現純粹技術的不偏不倚。

文學批評的重要意義在於抽繹文學生產的價值過程，體現為文學的經典化。文學經典的概念本身變動不居且無定指，經典的沉澱和生成往往也需要經歷一個相對較長的時間段。從歷史視角來看，近代五四時期的新文化人通過對傳統經典進行現代闡釋、發掘和創造新的經典完成了對傳統經典釜底抽薪式的顛覆和替換，並確立了以「進化」、「人」、「民間」或「大眾」為核心的新經典評判標準<sup>[6]</sup>。雖然網

絡文學經典之作尚難形成蓋棺論定，從媒介更替的必然規律來看，以數字文化為基礎的網絡文學勢將成為文學經典產出的主要源頭。由於媒介形態的演變，網絡文學的經典標準和經典化方式同樣與傳統文學存在差異。

傳統經典的遴選和建構是政治意識形態作用、知識精英和受眾等多方介入的綜合性結果：「意識形態建構注重政治影響，知識精英遴選訴求藝術審美，受眾閱讀強調實用價值」<sup>[7]</sup>。文學經典的遴選規則首先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監管和規制，與之相悖的內容往往會遭受到審查或剔除。在此基礎上，受過專業訓練、具備品鑒能力的知識精英依據某種與其主張利益相一致的標準，對文學作品的藝術水準進行評判，借由文學史的書寫或文學批評的發聲，形成鍛造經典的大部分工序。相對來說，廣大受眾在文本經典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則較為被動，其主要職責在於接受對經典的認知，並達成共識。

隨著媒體資本多元構成的進程加快，意識形態單向滲透不斷弱化，數字媒介時代的文學內容較之出版印刷所受的審查約束更少，批評話語權的旁落和轉移稀釋了知識精英集團的權威，資本、技術和受眾成為網絡文學經典化的重要影響因素。或有學人對現有網絡文學商業模式和技術發展持有樂觀態度，認為能夠通過付費閱讀「形成持續的價值鏈」，「從紛繁複雜的網絡文字中淘出優秀作品，形成經典網絡文學的價值標準」<sup>[8]</sup>。然而，一味借助或信奉資本抉擇的力量，對網絡文學的整體創作生態將形成極大的破壞。盲目跟風熱門文學類型，迎合受眾市場，從確定題材的環節便考慮IP跨界改編的可能性，模仿或複製成功故事，都將對網絡文學作品的經典化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即便警惕資本運作的角力作用，僅僅仰仗受眾社群的集體無意識和技術預測方案，網絡文學的經典化前景將一片黯淡。引入新媒介文藝批

從媒介更替的必然規律來看，以數字文化為基礎的網絡文學勢將成為文學經典產出的主要源頭。由於媒介形態的演變，網絡文學的經典標準和經典化方式同樣與傳統文學存在差異。

評的方法論，反省和檢驗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機制，對網絡文學未來的良性健康發展定有所助益。

布魯姆曾援引阿拉斯戴爾·弗勒在《文學的類型》關涉「文學經典和體裁等級」部分的論述：「文學趣味的變化總是與重估由經典作品所代表的體裁有關」<sup>[1]</sup>。網絡文學的類型化發展滋生了新的文學體裁，不可避免地帶來審美趣味的變遷和經典標準的重估。類型由受眾主導的標籤化活動獲得命名，而經典的創造亦如是。信息架構師托馬斯·範德·沃爾在二〇〇四年首創「分眾分類法」(folksonomy)的概念。從詞源上看，該術語是通過將大眾(folk)和分類法(taxonomy)合並而成，意為大眾合作框架下的分類模式。這一分類法的主要特點在於無需訓練或知識儲備即能進行分類，使用者添加的標籤能夠直接反映其直覺概念，而使用相同或相似標籤的群體自動生成興趣接近的社群。儘管網絡文學的類型化發展主要是出於迎合受眾市場的目的，但類比法始終是人類知識產生的重要法則，並為受眾的注意力分配提供了全新的技術解決方案。新媒介文藝批評完全可以借鑒「分眾分類法」的思想，在不同類型傳統內部的作品展開分眾式批評，以期揭示新的經典標準和趣味類型。毋庸置疑的是，無論媒介樣式或作品呈現形態如何嬗變，作者和讀者都不會放棄對作品「文學性」的求索，以及對經典的反復詮釋。只有明確這一點，才能立足於整個文化產業生產的層面，進一步勾勒網絡文學創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從而為網絡文學參與中國當代文化形態建構並發揮積極作用提供借鑒。

[1] 陳海：《構建中國新媒介文學批評話語體系》，載《中國社會科學報》，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

[2] 歐陽友權：《建立網絡文學批評「共同體」》，載《中國社會科學報》，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3] 馬歇爾·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媒介

與文明》(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二〇一六年)，頁二九。

[4] 羅伯特·洛根著，何道寬譯：《理解新媒介——延伸麥克盧漢》(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六年)，頁五九。

[5] 尼古拉斯·蓋恩、戴維·比爾著，劉君、周競男譯：《新媒介：關鍵概念》(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五年)，頁八五。

[6] 賀仲明：《五四作家對中國傳統文學經典的重構》，載《中國社會科學》，二〇一六年九期，頁一八四至二〇四。

[7] 甄芸：《文本·經典·媒介——現代媒介傳播中的經典重構》，載《中國社會科學報》。

[8] 傅其林：《網絡文學的付費閱讀現象》，載《學習與探索》，二〇一〇年二期，頁一八三至一八五。

[9] 哈羅德·布魯姆著，江寧康譯：《西方正典》(南京：譯林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頁一七。

作者和讀者都不會放棄對作品「文學性」的求索，以及對經典的反復詮釋。只有明確這一點，才能立足於整個文化產業生產的層面，進一步勾勒網絡文學創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從而為網絡文學參與中國當代文化形態建構並發揮積極作用提供借鑒。

The prosperity of net-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Zheng Chongxuan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net-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will also profoundly affect the main features of Chinese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the future. Firstly, this paper makes a simpl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et-literature. On this basis, it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net-literature on cultural production.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edia literary criticism, it puts forward the predicament and opportunity of the classic development of net-literature.

**Keywords:** Net-literature, Contemporary, China, Cultural production